

突然决定提前大选,高市咋这么急

主笔 赵世焜

被批背信弃义

共同社分析指出,推动高市早苗作此决定的背景是,近期高市内阁支持率在多家媒体的民调中都保持高位,自民党内出现尽早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的声音。据日媒报道,去年11月和今年初,高市方面曾就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做过内部调查,结果显示自民党将在选举中单独获得超半数议席(233席)。

日本众议院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上次是在2024年10月。但首相有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本月23日开始的本次例行国会会期为150天,将持续至6月21日。报道称,若众议院于23日解散,选举日程可能有两种方案:一是在1月27日发布选举公告、2月8日投票计票;二是在2月3日发布选举公告、2月15日投票计票。

对于高市这一决定,在野党批评声不断,认为她违背承诺,将自民党利益放在了国民利益前面。

高市就任首相以来,多次强调将应对高物价等民生问题置于优先位置。而日媒指出,若在1月底解散众议院,2026年度预算案的通过时间很可能被迫推迟至4月以后,政府或需编制临时预算以维持财政运转,势必对国民生活造成较大影响。

日本在野党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13日指责称,这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显然是将政局放在首位”,并强调在野党与执政党的信赖关系将发生动摇。

去年12月,高市为确保新财年预算案通过,与国民民主党达成“交换”,答应提高所得税起征点。如果高市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国民民主党主张的减税政策必定延期,难以向选民交代。至于此前该党将助力执政党通过年度预算案和公债发行特例法案的表态,也将充满变数。

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党首野田佳彦也表示,解散众议院“没有意义”,既然如此将迎接挑战,他12日与公明党

据日媒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决定在1月23日国会开幕日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在野党批评高市此举“打脸”其此前标榜的“首要工作是应对高物价”的承诺,将自民党利益置于国民利益之上。一直声称内外议题堆积如山、“无暇顾及解散(众议院)”的高市,为何突然“变卦”?



2025年11月21日,在日本东京首相官邸外,民众手持标语抗议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谬论。新华社发

党首齐藤铁夫举行会谈,就下届众议院选举探讨具体的合作方式。

大佬被蒙鼓里

自民党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有观点认为,每年的1月至3月为通过新财年预算案的关键月份,政府应该优先考虑在3月底前让年度预算案在国会获得通过。

自民党内部此前普遍认为解散众议院将会放到4月之后。高市之前一再声称“无暇考虑解散(众议院)”,现在突然出招让自己人也感到震惊,纷纷表示“出乎意料”。一名自民党议员不满地表示:“解散(众议院)方案完全由(首相)官邸制定。”

据悉,由于担心遇到阻力,高市仅向

身边亲信透露了解散众议院的信息,连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党内高层也被蒙在鼓里。麻生的亲信透露,麻生并不赞成解散众议院。一位自民党高层人士说:“我没有收到首相的任何消息。解散众议院是首相的专属权力,但目前的处理方式很奇怪。”

受此影响,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迅速升温,13日东京金融市场再现国债价格下跌、日元贬值的债汇“双杀”局面。由于投资者纷纷抛售日本长期国债,导致其收益率急剧上升。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16%,创1999年2月以来新高。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急剧走软,一

度跌至1美元兑换158.97日元。

分析人士认为,自民党目前在众议院的议席数未单独过半,市场担心如果自民党在重新举行的大选中胜出,将进一步助推高市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加剧财政风险,因此市场对解散众议院保持着高度警惕。

颓势已然显现

高市为何如此着急?高市方面的分析认为,目前内阁支持率处于高位,为大选提供了短暂的窗口期。而高市承诺的民生问题并不容易解决,时间久了支持率必然回落。一名自民党资深成员此前就提醒:“今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如果内阁成员出现丑闻等,政府很可能一下子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

其次,高市近期包括涉台错误言论、修订无核三原则等言行引发争议,饱受批评,还接连爆出政治资金违规问题。本届例行国会开幕后,首相和内阁成员将面临在野党质询和批评,不利于政府形象,也会影响民意。

再次,高市政权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利益勾连的产物,难免要看维新会的脸色,高市希望将舆论支持转化为切实成果,谋求自民党在国会议席数单独过半,摆脱在野党的掣肘。

最后,高市还想趁着内阁支持率处在高位之际,“复活”2024年大选中落选的一些涉自民党派系“黑金”丑闻议员,进一步做大党内保守势力。

然而,尽管高市内阁支持率仍维持高位,但已开始显现颓势。共同社去年底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降至67.5%,较前一月的调查下降2.4个百分点。日本集英社的评论一针见血地道出真相:高市早苗十分明白,到了4月新财年伊始,她的经济政策将露出真实面目——除了日元贬值带来的大幅通胀外,什么也不会发生;日本选民也将发现,高市政权与他们此前批判的所有政权没有什么不同。

也门这面镜子,照出了他们的“明争暗斗”

主笔 赵恩霆

海湾阿拉伯国家是铁板一块吗?未必。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有卡塔尔断交危机在先,另一方面近期突然升级的也门局势也将沙特与阿联酋之间的暗斗挑明了。

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和阿曼六国组成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其中,小岛国巴林背靠沙特这棵大树,二者关系紧密;阿曼则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经常以斡旋者身份穿梭于地区外交之中,还是美国与伊朗接触的中间人;科威特奉行温和平衡的外交政策,也会扮演地区矛盾调停人的角色。

相比之下,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三国虽然都是海湾富油国,但无论是人口面积还是经济体量,三者之间相差巨大。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三国以不同方式扩展地区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彼此之间难免会因利益碰撞而兄弟阋墙。

近来也门局势的演变,就是沙特与阿联酋暗中角力的过程。2025年即将结束之际,沙特突然空袭也门,目标不是控制也门西北部的胡塞武装,而是活跃在东南部地带的南方过渡委员会。

南方过渡委员会成立于2017年,寻求恢复1990年也门南北统一之前的边界,在也门南部建立所谓“南阿拉伯国”。

该组织在2022年加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胡塞武装,同时加入也门政府行政机构总统领导委员会。即便如此,它仍然坚持要求实现也门南部“主权”,导致其与也门政府矛盾冲突不断。

局势突变始于去年12月初,当时南方过渡委员会发起军事行动,夺取也门东部哈德拉毛省控制权,而后又将势力扩展至也门最东边的迈赫拉省。南方过渡委员会拓展地盘的背后,离不开阿联酋的支持。

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初,胡塞武装迅速崛起并控制也门首都萨那等西北部地区。当时的也门总统哈迪先是逃至南部城市亚丁,而后飞抵沙特避难,在也门政府请求下,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果断风暴”的军事打击行动,阿联酋便是参与国之一。

也门战略位置重要,不甘于在地区外交中扮演配角的阿联酋,选择向南方过渡委员会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来扩大自身对也门事务的影响力,进而保持在亚丁湾-曼德海峡这一国际航运要道的存在。

然而,南方过渡委员会向也门东部两省扩张,触动了沙特的国家安全红线,后者认为哈德拉毛省和迈赫拉省事关沙特南部边境的安全稳定,因而才在去年底对当地的南方过渡委员会目标实施空袭。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空袭,沙特还喊话阿联酋在24小时内从也门撤军,并停止向也门境内任何一方提供任何形式的军事或财政支持。沙特与阿联酋在也门的暗中角力由此被公开化了,后者迫于压力在新年前夕从也门撤出了军事存在,南方过渡委员会领导人祖贝迪也被爆经索马里逃到了阿联酋。

这一消息又将阿联酋在亚丁湾对岸索马里的布局公之于众。去年底,以色列宣布承认索马里兰地区为“独立主权国家”并签署协议“建立外交关系”。前不久,以色列外长萨尔茨访问了索马里兰,招致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谴责。索马里兰位于索马里西北部,其实阿联酋也在索马里兰有势力存在,其在柏培拉建造并运营一座大型深水港兼军事基地。

此外,阿联酋在索马里东北部的博萨索也设有一座军事基地,还涉及索马里南部的基斯马尤。不过,索马里政府已决定终止与阿联酋签署的所有协议。这一决定缘于前不久阿联酋派遣军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进入索马里辗转接走祖贝迪的行动,后来阿联酋也开始从索马里撤出军事人员和装备。

实际上,沙特与阿联酋在邻近中东的非洲热点问题上的关系也十分微妙。在利比亚,沙特和阿联酋均支持该国东

部的割据势力利比亚国民军,后者与控制利比亚西部、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分庭抗礼。

可是,沙特与阿联酋在苏丹内战中又一次站在了对立面,前者支持苏丹政府军,两国隔红海相望,在维护红海安全稳定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后者被指支持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该部队领导的政治联盟“苏丹创始联盟”去年7月宣布组建名为“和平”的“平行政府”,叫板苏丹政府。

2017年的卡塔尔断交危机中,沙特、阿联酋牵头封锁孤立卡塔尔,直到2021年危机才得以化解。这并未阻挡卡塔尔以灵活外交手腕提升地区影响力的进程,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阿联酋同样拥有外交雄心,而体量更大的沙特经济对能源产业依赖更重,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和难度更大。

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地理上相邻,同处海湾地区,表面上保持着一团和气,暗中的地缘政治角力一刻也没停,彼此间的利益碰撞在所难免。而且,除了外交和安全领域,它们的竞争还存在于金融、投资、航运、贸易乃至文化体育等软实力领域。

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不稳的情况下,这些海湾阿拉伯国家依然会合力应对地缘政治变数,各自推动对外关系多元化,并在可控的前提下进行竞争角力。